

世界名著大系

Andersen's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下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十一卷

安徒生童话 (下)

[丹麦]安徒生 著
任 贤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 千

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 册):998.00 元

一串珍珠

—

在丹麦,从哥本哈根通往科绪尔,现在还只有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如同一串珍珠,这样的珍珠,欧洲已有好多串了。价值最昂贵的珍珠有:巴黎、伦敦、维也纳、那不勒斯——!但是许多人并不把这些大城市看成是自己最美丽的珍珠。相反,却把不被人所注意的某个小地方当作是自己最美丽的珍珠,里面住着最亲的人的家中之家!是的,这往往只不过是一个孤庄,绿篱中隐藏着的一间小屋子,火车疾驰而过的时候,眼前飞过的一小点而已。

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有多少颗珍珠呢?在我们看来有六颗。这些地方大多数人都都会意识到,古老的记忆,诗文,给这些珍珠以灿烂的光辉,令它们在我们的思想中闪闪发光。

那里的山坡旁,屹立着腓德烈六世的宫殿,厄伦施莱尔意年的家;在松诺玛肯一片树林的绿茵深处,这一串珍珠中的一颗在闪烁,人们把它称做“菲勒蒙和包喀斯的茅屋”,也就是说,两位可亲的老人的家。这里住着拉贝克和他的妻子伽玛。这里,在他们好客的屋檐下,在一代人的长河里汇集着忙忙碌碌的哥本哈根精神世界中之许多佼佼者,这里是精神生活之家,——而现在!请不要说:“唉,变化多大啊!”——没有,它仍是精神之家,衰颓的花草的温房!却没有活力绽放的花苞可以在这里得到保护,只要找到存身之处,都会舒展开花瓣,结籽。这里精神生活之家闪闪发光,散发着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周围的世界,透过眼睛,把光芒射入心灵的永无尽头的深渊。受人类的爱滋润的痴人之家是一片神圣之地,是医治有病的花木的温室,这些花木总有一日会被种植到上天的花园里绽放出花朵来的。心智最弱的人现在居住在这儿。这个地方曾是最伟大、最强有力的人物聚会的地方。他们交流思想,思想境界大大升华——“菲勒蒙和包喀斯的茅屋”里心灵的火焰老是飞

升。

在赫洛尔泉边的国王墓群的城市，古老的罗斯基勒在我们眼前出现。教堂修长的尖塔顶部高高地钻上去，超过这矮平的城市，影子映在伊瑟海湾的水面上。我们只寻找一座坟墓，在珍珠放射出的晶莹中来注视它。它不是那不一般的盟主女皇玛格丽特的墓——不是的。紧挨着它的白墙的教堂坟园里便有这座坟墓，一块很普通的碑石盖在坟上，风琴之王，丹麦传奇文学的振兴人，在这儿安息。我们心灵中的乐曲是古老的传说。我们感到：“清澈的放涛翻滚”的地方，“安居着一位国君！”——罗斯基勒，国王墓群的城市，我们要在你这颗珍珠中看见这普通的墓，在这墓的碑石上刻上了一只琴和魏瑟这个名字。

现在，我们来到了林斯特兹城附近的西厄斯特兹。河床很低；金黄色的谷粟生长旺盛。离西厄奈利尔秀阁不远的地方，哈格巴德的船停靠着。谁不知道和本地区相关联的关于哈格巴德和大火中的西厄奈利尔的秀阁的传说；最热烈的爱情的传说。

“密林围绕着美丽的索渝！”在长着藓苔的树林中你这修道院城市的容貌显现出来。它以青春的目光从学院通过湖面望到外面的世界通途，在火车飞驰过树林的时候，听着长龙的喘息。索渝，你这诗般的珍珠，你保留着霍尔贝的遗灰！你那知识之宫像一只矗立在树林湖泊畔的健壮的白天鹅。朝着它，向着那个方向，我们的眼在求索着一座闪闪发光的，像一颗在树林里土地上的如白色星花的小屋。虔诚的赞颂诗从那里传往全国各地，里面在朗读祷文，农民们也全都在倾听，了解了丹麦逝去的岁月。绿林和鸟儿的歌声和谐地联在一起，索渝和英厄曼的名字也是这样紧紧相联的。

去斯莱厄瑟城——！在珍珠的晶莹光泽中又折射出什么？安特沃尔斯考修道院已不复存在。修道院华丽的厅堂，就连它遗留下的那些孤寂的厢房也都不存在了。但是一个古老的遗迹却留了下来，被后来人修葺又修葺。那边山头上的一个木十字架，那是在传说的时代，斯莱厄瑟的牧师，圣诚的安德斯，从睡眠里醒过来，在一夜之中被人从耶路撒冷背到这里来。

科绪尔——你出生于此地，你给了我们：

——严肃与戏谑

伴存在锡兰之父克鲁兹的诗篇中。

你这语言和机智的大师！那一片坍塌残存的古老堡垒的护堡堤，现在是这儿你孩提时代家的最后见证。太阳落下的时候，它们的影子指着你出生的屋子所在的那片地方。从这些堤上朝着斯普洛尼斯高地望去，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看见“月亮滑落到岛屿的后面。”你的歌颂是不朽的，正像你歌颂瑞士的群山一样。你在世界的迷宫里漫步，发现，——

——再没有别的地方的玫瑰像这么红艳，
再没有别的地方的棘刺那么纤细，
再也没有别的地方的床褥
如我们天真无邪的童年睡过的床褥一样柔软。

赞颂热情的娴能的歌手！我们用车叶草给你编织一个花环，把它抛在海里，波浪会把它带到基勒海湾的岸边那埋葬你的地方。它带去你年轻后辈的、带你你出生地科绪尔的问候。——科绪尔，在这儿这串珍珠结束了。

二

“这一点儿不错，是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的一串珍珠。”听见读我们刚才这一段话的外祖母说道，“它对我是一串珍珠，四十多年之前它就是我的珍珠了。”她说道。“那时我们还没有蒸汽机，你们今天只用几小时就走完的那段路，我们要花好几天才能走完。那是1815年，那时候我二十一岁，那正是青春妙龄！活到了六十多岁，也还是很美好的年龄，很是幸很！——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啊，同现在相比，去一趟哥本哈根可真是件稀罕的事儿，我们把它看成是所有的城市的首都。我的父母在曾去过那里一次之后二十年，想再去那儿看一看，要带着我去。为了这一趟旅行，我们一直谈了多年，后来真要成行了！我觉得一个全新的生活要开始了。在某些方面来说，对我也的确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都在裁裁缝缝，都在收拾行李，现在我们要起身了。是啊，来看我们的

有许多好朋友，祝我们一路顺风！这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上午我们乘着我父母的霍尔斯腾车离开了奥登斯，整条街上认识的人都从窗子向我们点头致意，直到我们几乎出了圣约翰城门。天气很晴朗，鸟儿在歌唱。全都是美好的享受，令人忘却到达纽堡是漫长艰难的旅行。到了傍晚，我们到达了那里。要到夜里邮件才能全部送到，在这之前船是不开的。接着我们上了船。在我们前面是一片大海，我们的眼能望及之处，都很平静。我们和衣卧睡。清晨我醒来走到甲板上的时候，四周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雾就是这么大。我听到了鸡在打鸣，觉得这时太阳已升起，传来了教堂的钟声。真不知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雾开始散了，原来我们还停在纽堡外边一点点远的地方。白日，终于吹来了一丝丝风，但是逆风。我们持续地抗击着它，我们终于幸运地在晚上十一点到达了科绪尔，我们花了二十二个小时才完成了这六十来里的航程。

“上到陆地上真是不错。但这时到处都是黑的，灯又燃得很不好，对我这个没有离开过奥登斯的人来说，一切全是很陌生的。

“瞧，巴格森便是出生在这里的！”我父亲说道，“毕尔克诺生活在这里。”

“于是我觉得这座有矮小屋子的古城顿时变光亮、高大了。另外，我们还对行驶在土地上感到特别高兴。前天离开家乡以来所看到的这一切，经历过的这很多，使我这一夜没法入眠。

“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早起。我们前面的一段路十分糟糕，坑坑凹凹、高低不平，一直到我们抵达斯莱厄瑟。斯莱厄瑟前边的一段路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希望及时地到达螃蟹客栈，好在白天就可以进到索渝城里，去看望磨坊主的埃弥尔。我们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是的，他就是你们的外祖父，我去世的丈夫，牧师。那时候，他在索渝攻读，恰好考完了他的第二次考试。

“中午之后，我们到了螃蟹客栈。在当时它是很讲究的地方，是整个旅途中最好的一家客店。这一带地方也是最秀丽的，是啊，你们全都得承认，这一片地方今天仍然是最秀丽的。店主是一位精明的女人，普兰姆拜克，整个店就如同一块洗刷得锃亮的肉案子一样。墙上挂着镶在玻璃框里的巴格森给她的值得一看的信，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东西。——以后，我们就到了索渝，在那里会见埃弥尔。你们定能想象得到，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见到他也非常高兴。他极好，很细致周到。我们跟他一起去看了有阿布萨隆墓和霍尔贝的棺木的教堂。我们看了那些古老的僧侣的刻字，我们乘船

过潮到了“帕尔纳斯”。这是我记得的最美好的一个夜晚！我真的认为，要是你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作诗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必定是索渝，在这个地方的大自然的安静和秀丽之中。之后，我们在月光里，在他们把它叫做哲学小径的道上漫步，这是一条沿潮水通向螃蟹客栈的大道。埃弥尔留下和我们一同吃了晚饭，父亲和母亲发现他已经长得很聪颖，很英俊了。他答应我们，他五天之内一定回到哥本哈根他的家，同我们在一起。你们知道，这时已是圣灵降临节了。在索渝和螃蟹客栈度过的那几小时，是啊，属于我生活中的最美的珍珠。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由于我们这到罗斯基勒还要走很长的路，我们必须早早地到达那里，这样才能看见教堂，晚上父亲还要去拜访一位老同学。这一切都做到了，我们在罗斯基勒过夜。第二天，但是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到达哥本哈根。由于剩下的路是最糟糕的、车马辗踏得最烂的一段。从科绪尔到哥本哈根，我们用了大约三天的时间，而你们今天只要用三个钟头的时间便能走完这同样的路。珍珠并没有变得更加价值昂贵，它们不会的；但是珠串却变新了，变得很美好了。我和我的父母在哥本哈根居住了三个星期。整整十八天埃弥尔和我在一起，在我们从哥本哈根返回菲因岛的时候，他一直随我们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我们分手以前，在那里订了婚！现在，你们能明白我也把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称做一串珍珠了。

“后来，埃弥尔在埃森斯得了一份圣职，我们就结婚了。我们谈了哥本哈根之行，谈到了我们再作一次这样的旅行。但是后来先有了你们的母亲，接着她又有了弟弟妹妹，要忙着照料、忙着办的事很多，接着当父亲的又升了职，当上了牧师。是啊，都是些令人觉得幸很、振奋的事。可是哥本哈根却没有去成。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儿，不论我们多么经常地想着它、谈论着它！现在，我们已经年迈，没有精力去乘火车了。可是我很喜欢火车，有火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样你们便可以很快来看我！你们知道，现在从哥本哈根到奥登斯已比我童年时候从奥登斯到纽堡远不了多少了！现在你们也只花和我们那时去哥本哈根一样多的时间便能够飞快地跑到童大利！是啊，这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依旧不想动，我让别人去旅行，让他们到我身边来！可是，你们不应该由于我静坐不动就笑我！我还有另外比你们的更加伟大的旅行，比乘火车更加快的旅行：在上帝愿意的时候，我要旅行到‘外祖父’那里去。往后，在你们已经做完了你们的事情，享尽了这世界的一切之后幸

福,我知道,你们也会来到我们身旁,于是我们会在一起谈论着我们在这尘世的日子。相信我吧,孩子们!那里我也会像现在一样,说:‘是啊,从哥本哈根到科绪尔,真是一串珍珠啊!’”

墨水笔和墨水瓶

有人在一位诗人的房子里看见他桌子上摆着墨水瓶的时候,说了以下的话:“真奇怪,这么个墨水瓶里,竟然会生出这么些东西!真不知下一步又是些什么呢?是啊,真是奇怪!”

“就是的,”墨水瓶说道。“真是不可思议!就是的,我时常这样说!”它对羽毛笔说道,也是对桌子上其他能听到的东西说的。“真奇怪,从我身上竟然生出了这么多东西!是啊,这简直是令人不能相信的!而我也真不知道,当人在我里面蘸的时候,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只要我的一滴就够写满半页纸,这半页纸上什么不能写。我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从我产生出了一切的诗人的作品!产生出了人们觉得自己认识的这很多活生生的人,这很多内心的感受,这种美好的心情,这些对秀丽的大自然的描写。我自己也不明白,因为我并不了解大自然。但它就在我体内!从我这里产生出了一群四处闯荡的人,漂亮的姑娘,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皮尔·杜佛和基尔斯滕·基默!是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您保证,我没有想着这一方面。”

“您是对的!”羽毛笔说道:“您根本没有想。由于要是您想,您便会明白,您只不过出了些水罢了!您提供水,这样我就可以表这,可以把我内心的感知表现在纸上,东西是我写下来的。写字的是笔呢!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怀疑,大多数人对诗的了解与一个老墨水瓶是一样的。”

“您只有很少的经验!”墨水瓶说道,“您服役仅一个星期就已半秃了。您竟然就以为您就是诗人!您只是一个仆人罢了。您来之前,这类东西我就有过不少了。有的是从鹅家族来的,也有英国制造的。我知道羽毛笔与铁笔!我使用过的墨水笔许许多多。当他,人,为我而写写画画的人来写下我内心的东西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墨水笔为我服务。现在我倒很想知道,他首次

从我身上拿出什么东西来。”

“一滩黑的水！”墨水笔说道。

晚上很晚的时候，诗人回家来了。他去参加了一次音乐会，听了一位小提琴家的十分精彩的演奏，心里萦绕着那位音乐家的优美乐声，他完全被他那无比优美的旋律所陶醉。小提琴家用他的乐器奏出了使人惊异极为丰富多彩的乐曲清泉：时而像清脆的粒粒水滴，颗颗珠子，时而像鸟儿在啾啾唧唧协调地鸣唱，时而又如一阵狂风吹过云杉树林。诗人以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心灵在哭泣，但是这是一种音乐，就像是能从妇女动人的声音中听到的那种和谐的乐声。就好像不仅是提琴的弦在发音，并且弦桥、弦栓及共鸣箱也都在鸣响。几乎太不寻常了！演奏是很难的，但是却像一场游戏，就像弓只是在弦上来回奔跑，每个人谁都会认为自己也会拉一样。

提琴自己在响，弓自己在演奏，这一切好像就是琴和弓两个的作为。大家都忘记了把握着这两样东西，给它们以生命和魂灵的大师；大师遗忘了大家；可是诗人想着他，提到他，诗人把自己的思想这么写了下来：

“要是弓和琴竟夸耀起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应该有多么地愚蠢啊！而我们人，诗人、艺术家、科学上的发明家、将领，却时常这样干。我们夸耀自己，——而我们大家实际上只不过都是上帝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只属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可夸耀的。”

是的，诗人写下了这些东西，把它写成一篇寓言，把它叫作《大师与乐器》。

“您得到您的了，夫人！”它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墨水笔对墨水瓶这么说道。“您大概听到了他读的那些我所写下的东西了吧？”

“是啊，得到了我给您，让您写下的东西，”墨水瓶说道。“那可是针对您的自高自大写的！瞧您竟然连人取笑都不懂！我从我的内心刺您一下！不过我得承认我的恶意。”

“装一肚子的墨水的雌玩意儿！”笔说道。

“乱写胡画的细签子！”墨水瓶子说道。

各位都意识到它们两个都作了很好的对答，知道自己回答得不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样就可以安然入睡，它们也睡得很安然。可是诗人没有睡，才思不断涌出，就像音乐从提琴涌出一样，像滚来滚去的珠子，如掠过树林的风暴。他感到了其中有自己的心，他看见了永恒的大师的光辉。

光荣属于他！

家养公鸡和风信公鸡

有两只公鸡，一只在垃圾堆上，一只在屋顶上面，两只都那么自高自大。可是谁更有能耐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可是，我们保留着我们的意见。

鸡场那边有一道木栅栏，与另一个院子不连着。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垃圾堆，垃圾堆上长了一条很大的黄瓜。她自己很是明白，她是发酵土里长出来的东西。

“这是天生的！”她内心这样说著。“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生成黄瓜的，世界上也应当有别的有生命的物种！鸡、鸭，还有邻舍院子里那一群，也都是生灵。我这会儿看见木栏上有公鸡，和高高在上连咯咯叫都不会更别提喔喔啼的风信公鸡比，他确实另有一番意义！那风信公鸡既没有母鸡，也没有小鸡。他只是想着自己，满身铜绿！不行，家养的公鸡，那样才称得上是公鸡！瞧他迈步的那个样子，那是跳舞！听他打鸣，那是音乐！他所到之地，人们就明白什么是小号手！如果他跑到这里来，若是他把我连叶带杆一起吃掉，若是我进了他的身子里，那真是幸福的死！”黄瓜这样说道。

夜里天气坏得可怕极了，母鸡、小鸡，以及公鸡都找不到躲避的地方。两个院子中间的那道木栏被吹倒了，发出很大的声音。屋顶上的瓦也落下来，可是风信公鸡却稳稳地站在那里，连转都不转一下。他不中用，然西他年轻，才铸出来几天。并且头脑清醒，遇事不慌不忙。他天生老成，不像那些在天上飞来飞去的诸如麻雀、燕子之类的小鸟，他看不起他们。“唧唧喳喳的鸟儿，小点儿，普普通通。”鸽子倒挺大，闪闪发光，极像珍珠母鸡，看去也颇像某种风信公鸡。但是他们太胖了，又笨头笨脑，一门心思只想著啄点东西进肚皮里去，风信公鸡这么说道，交往之中他们还老是令人厌烦。秋去春来的候鸟曾经拜访过，说到过异国他乡，谈起过天空中鸟儿成群结队地飞行，谈起过猛兽拦路行凶的可怕故事。头一回听，这都很新鲜有趣。但是到后来，风

信公鸡明白了，他们老在重复，总是讲同样的事儿，很是令人厌烦！他们一切都令人烦心。没有可交往的，全都是死板板的，毫无趣味。

“这世界真是不行！”他说道，“什么都无聊极了！”

风信公鸡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对什么都腻味了。黄瓜要是知道的话，她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可是她的眼中只有那家养的公鸡，现在他已经到了她的院子里。

木栏被吹倒了，但是雷电已经平息。

“你们觉得那一阵子噤噤啼如何？”家养公鸡对鸡婆和鸡仔说道。“有点儿粗声粗气，一点儿也不雅致。”

鸡婆带着一群鸡仔闯到垃圾堆上，公鸡如骑士一样迈着大步来了。

“菜园子里长出来的！”他对黄瓜说。从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面，她体察到了他的高度涵养，却忽视了他正好在啄她，正在吃她。

“幸福地死了啊！”

来了一群母鸡，来了一群小鸡。一旦有一只跑动，另一只就会跟着跑起来。他们咯咯地叫，他们唧唧地叫，他们看着公鸡，为他感到骄傲，他是他们一族。

“咯咯、勒咯！”他啼了起来，“只要我在世界的鸡场里这么一叫，小鸡马上就长成了大母鸡。”

鸡婆同鸡仔便咯咯唧唧地跟着叫了起来。

公鸡接着宣读了一个大大的新消息。

“一只公鸡能生蛋！你们不知道吧，蛋里是什么玩意儿？里面是一只爬虫怪！谁见了它都受不了！人类都知道这事，现在连你们知道了。知道我身子里怀着什么！知道了我是所有鸡场里一个什么模样的好小伙子！”

接着家养公鸡拍拍翅膀，挺起自己的冠子，又啼叫了起来。所有的鸡婆，所有的鸡仔都哆嗦了一下。可是，他们都为自己同类中有一个所有鸡场中最棒的小伙子而高兴。他们咯咯地叫着，他们唧唧地叫着，好让风信公鸡听见。他听见了，不过并没有因此而动上一动。

“纯粹胡言乱语！”风信公鸡内心这么说道。“家养的公鸡从来也没有下过蛋。我没有那个兴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满可以生一个风蛋！但是这个世界不值得有什么风蛋！全都是胡说八道！——现在我连这么立着都不高兴了。”

于是风信鸡折了。只是他没有把家养的公鸡砸死。“当然他是这么计划的！”母鸡说道。这篇故事所隐含的教益又是怎么说的呢。

“与其活得腻味折掉，莫不如啼啼叫叫的好。”

“真 可 爱”

雕塑家阿尔弗里兹，是啊，你大约认识他的吧？我们大家都认识他：他得了金质奖章，去了意大利，又回国来了。当年他年轻，是啊，他现在也还年轻，但毕竟也比当年大了十来岁了。

他回到家中，到锡兰岛的一个小地方去拜访。全城全都知道这个外乡人，知道他是谁。在最富有的一家人家里面，为他举行了宴会。凡是有点儿面子的人，或者家里有点儿财产的人，都被请来了。真是一件大事，连敲锣打鼓都不用，全城都知道了这次宴会。手工匠的儿子，小人物的孩子，还连带上一两对父母，站在外面，看着那拉垂下来被照得亮亮的窗帘。巡夜的人暗想是他在举行宴会，有这么许多人站在他负责巡察的街上。一派快乐的气息，屋子里面当然真有欢乐，那是阿尔弗里兹，雕塑家。

他说这说那，讲东讲西，里面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地听他说得津津有味。但是听得最有兴致的，则莫过于一位上了点儿年纪的做官的遗孀。她完全就是阿尔弗里兹先生所说的，一张没有写过字的灰色纸。这纸一下子便把说过的话吸尽，而且还要求大量地吸，有高度的接受力，难以置信的无知，真是一个女的加斯帕·豪塞！

“我真想看一看罗马！”她说道，“罗马肯定是一座漂亮的城市，有许许多多的外国人到那儿去。给我们讲讲罗马！进了罗马市，里面都是什么样子的？”

“真难讲呢！”年轻的雕塑家说道。“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间有一座奥伯利斯克，它已经四千年了。”

“一个奥甘尼斯特！”夫人喊了起来，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奥伯利斯克这个词。有几个人差不多快笑了出来，连雕塑家也这样。不过那笑意刚

一来便隐去了，由于他看到紧挨着夫人，一双大眼睛，象海水一样蓝，那是刚才讲话的那位夫人的女儿。若是谁有这么一位女儿，这人一定不简单。母亲是一道不断涌出问题的泉水，女儿则是在静听泉水的美丽神女。她简直可爱极了！她是供雕塑家看的，可不是由雕塑家来和她交谈的。可她则默默不语，至少可以说是话很少很少。

“教皇的家大吧？”夫人问。

年轻人回答了，好似问题可以换个更好的提法一样：“不，他没有诞生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我不是那种意思！”夫人说道：“我是说他有妻室儿女没有？”

“教皇是不可以结婚的！”他回答说。

“这个我可不喜欢！”夫人说道。

她大概可以问得、讲得更聪明一些。但是，她之所以没有问点和讲点和她刚才问的与讲的不同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儿靠到了她的肩上，用简直搅得人心情不定的微笑着的眼在对望着他的原因？

阿尔弗里兹先生讲着。说了意大利五彩缤纷的胜景。蓝色的山，蓝色的地中海，南方的蔚蓝，这种美景，在北欧只有妇女们的湛蓝眼睛能比得上。在谈到这一点儿的时候，他说话的语调是有所暗示的。但是她，本应懂得这一点的她，却没有叫人看出她听懂了这种暗示。你知道，这也很是可爱的！

“意大利！”有几个人在叹息道，“旅行！”另一些在叹息。“真好啊！真可爱啊！”

“是啊，要是我现在中了那五万块大洋的彩，”这位遗孀说道，“那我们就起身旅行去！我和我女儿！您，阿尔弗里兹先生领着我们！我们三人一块儿去旅行！再邀请上一两位好朋友！”于是她便客客气气地向所有的人都点点头，谁都可以以为自己会陪着去的。“我们要去意大利！可是我们不去有匪盗的地方，我们到罗马去，走那些安全的大道！”

女儿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微微的一叹中能隐含多少东西啊，或者说，从微微的一叹中可以悟出多少东西来呀。这年轻人认为这一口微微的叹息里有很多的东西。那一双湛蓝的眼睛，这一晚对他显示了隐蔽着的宝藏，精神的内心的宝藏，丰富无比，比得上罗马所有的胜景。在他从宴会告辞的时候，——是啊，他的灵魂被摄走了——被那个小姐摄走了。

那位遗孀的家是雕塑家阿尔弗里兹先生拜会得最多的家了。能够看得

出来,这不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尽管每次都是她们两人一起谈话,他去一定都是为了女儿。人们把她称做卡拉,她的名字是卡伦·玛莱妮,两个名字联在一起成了卡拉。她很可爱,但是略有点懒散,有人这样说,清晨她总想多在床上躺一会儿。

“她从小就这样习惯了!”母亲说道,“她一直就是个小维纳斯,美丽的小姑娘全都容易疲倦。她睡的时间稍微多一些,可是如此一来,她就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这样明亮的眼睛,这两潭海一般蓝的水,这深不可及的平静的水,里面什么力量没有!年轻人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牢牢地坐在这深深的海底里。——他说着说着,妈妈老是问得很生动、很随便,又很莫名其妙,就和第一次会面时一个样。

听阿尔弗里兹说话是一种乐趣。他谈到那不勒斯,谈到维苏威的变动,还拿些火山爆发的画来给她们看。这位遗孀从前从未听说过或者想过这个。

“上天啊!”她说道,“这不是会喷火的山吗!难道就没有人因此而受害吗?”

“整座整座的城都被埋掉呢!”他回答说,“庞贝和赫尔库拉楞姆就被埋掉了!”

“但是那些可怜的人,所有这一切您都亲眼看到了?”

“没有,这些图画上的那些喷发我都没有见过。不过,我要拿一张自己作的素描,让你瞧瞧我自己见过的那次喷发是什么一种样子。”

于是,他拿出了一辆铅笔素描来。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看那些强烈色彩的图画妈妈,看到了那素淡的铅笔素描,她惊叫了起来。

“您看见了喷出来的白色的东西!”

阿尔弗里兹先生对妈妈的尊敬,很快就消失了。不过,在卡拉的光耀中,他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母亲是没有色彩意识的。不过就这么一回事而已了。她有最好的,最美丽的,她有卡拉。

阿尔弗里兹和卡拉订婚了,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订婚启事登到了本城的报纸上面。妈妈买了三十份,为的是把报上登的启事剪下来,放在信里寄给朋友与相识的人。订了婚的情人十分幸福,岳母也算上,她说她就为同和曹瓦尔森家联了亲一样。

“您不论怎么说总是他的继承人!”

阿尔弗里兹认为她说了一点很漂亮的话。卡拉没有讲什么,可是她的眼睛发光,嘴角上挂着微笑,每个动作都很可爱。她是非常可爱的,这话说多少遍都不算很多。

阿尔弗里兹为卡拉和岳母塑了胸像。她们坐着让他塑,看着他怎么用手指来捏,来摆布那软泥。

“全都是为了我们,”岳母说道,“您才自己动手而没有让您的助手干这些简单的活儿。”

“但正是需要我自己用泥来塑出形状来的!”他说。

“是啊,您老是那么特别殷勤!”妈妈说道。卡拉捏了一下他那带泥的手。

他对她们两人展示了创造出来的万物之中所包含的自然的美情,阐述了有生命的东西是如何胜于死的东西,植物如何胜于矿物,动物如何胜于植物,人如何优于动物,精神和美又怎么通过形式展示出来,雕塑家又如何让世界上的物品的最美的地方展示出来。

卡拉默默无言地坐着,轻微地晃动着,品味着他所表示的思想。岳母承认道:

“很难明白您所讲的!只是,我在慢慢地体会您的思想。您说得转弯抹角,可是,我得很快就弄明白。”

而他却跟紧了美情,美情占据了,抓住了他,克制着他。卡拉的体态,她的眼神,她的嘴角,甚至从手指的动作中都流露出美情。阿尔弗里兹说出了这些,他,一位雕塑家,很清楚这些,他只是谈她,只想着她,两人成了一体。她也这样讲,讲得很多,由于他这样讲,讲得很多。

那是订婚时的清景。现在他们举行婚礼了,后面跟随着伴娘,收到了结婚礼品,婚礼的讲词中说到他们。

岳母在新婚夫妇屋里面一张桌子的一头,安放了一尊穿着农衣的曹瓦尔森的半身雕像。他应当是客人,那是她的主意。大家在一起唱歌,祝酒,是一场很热闹的婚礼,是很可爱的一对!“皮格马利翁得到了他的伽拉茜”,有一首歌这么说。“这真是神话哟!”岳母说道。

婚宴后的第二日,这对年轻人就动身去了哥本哈根。他们要在那里定居,要修自己的房子。岳母也跟着去了,以便把粗活儿都揽下来,她这样说,也就是说去把家管起来。卡拉应当生活在玩具娃娃的柜子里!一切都非常新鲜、很华丽也很美好!他们三人全住在一起,——阿尔弗里兹,是啊,我们

借用一句能够表示他的处境的谚语吧，他像一位主教坐在鹅圈里。

形的魔力迷住了他。他看见了盒子，却没能看到盒子里装着什么。这是不幸，在婚姻中的极大的不幸啊！一旦盒子的胶裂开来，一旦上面涂的金剥落掉，那么买了它的人一定会后悔这笔交易。在很大的社交场合，一个人如果把吊带上的两粒钮扣都丢了，又发现自己还不能指望皮带，因为自己很本就没有皮带，这是最尴尬的事了。但是更糟糕的是，一个人在一次大的社交场合中，觉得自己的妻子和岳母总是讲蠢话，而又不能期望自己能找点什么可以解嘲的话，来掩饰一下那些蠢话。

这对年轻人时常手牵地坐着，他讲，她不时插上个把字，同一个调子，一样那么两三响钟声。索菲亚，他们的一个女友来的时候，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索菲亚并没有什么姿色。是的，她倒也没有什么缺陷！她确实有点驼，卡拉这么说，可是驼的程度肯定只有女友才能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是通情达理的姑娘，可是她一点也不觉得她在这儿可能是位危险的人。在玩具娃娃的柜子里，她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他们大家都看到了，非常需要新鲜空气。需要新鲜空气，于是他们就出去呼吸，岳母和这一对年轻人到意大利旅行了。

* * *

“谢天谢地，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了！”母亲与女儿在一年以后与阿尔弗里兹三人一起回来的时候这样说。

“旅行真是没有一点乐趣！”岳母说道：“实际上真是令人厌烦，对不起我这么说。我烦透了，虽然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再说，旅行很费钱，太贵了！所有那么多画廊全都得去看！所有的东西全都得赶着去看！要知道，你旅行归来别人问你，你却答不上来，但那是再羞人不过的事了！就这样还得听人说，忘记看的东西总是最好的东西。那些没完没了的圣母像叫我烦死了，我自己都成了圣母了。”

“还有给我吃的那种饭吧！”卡拉说。

“连一碗像样的肉汤都没有啊！”妈妈说道。“他们的烹调手艺真是糟透了！”

卡拉因为旅行而累极了，长时间恢复不过来疲劳，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索菲亚到家里来陪伴着，她起了好作用。